

千

山

成
一
的
小
说
是
静
寂
的

李
锐

主
编

张
潮
丛
书

北岳文艺出版社



李锐 主编

千山

成一
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山/成一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 9

(涨潮丛书/李锐主编)

ISBN 7-5378-2268-9

I. 千... II. 成...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5627 号

千 山
成 一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625 字数:228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

ISBN 7-5378-2268-9

I·2172 定价:15.00 元

相信自己

——代总序

李锐

转眼之间,“新时期文学”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仔细想一想,上个世纪初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前后也不过就是十几年的时间。二十世纪一前一后,我们中国人竟然都是一个“新”字来命名,可见我们对于“新”的渴望之迫切。也可见过了近百年,我们的“新”来得真是一进三退、艰难曲折。从打倒皇帝,到“打倒文言妖孽”鼓吹民主与科学,到走进“文革浩劫”,再到“改革开放”所要面对的“全球化”,我们至今到底“新”了没有?还是一个难题。在感慨历史的无理性的同时,我们却又无法置身在历史的浊流之外。无理性的历史可以蹂躏人、压迫人、摧残人,但却永远无法剥夺人的情感和想像。在生命被无情地推进历史浊流的同时,却也获得了刻骨铭心的体验。凭此,我们可以表达,我们可以相信自己真实的存在。我们可以不必等着别人来确认自己的“新”还是“不新”。

最近以来,在对所谓一个世纪中文写作的种种回顾和评价中,有许多对于“没有大师”的沮丧,有许多痛心疾首的论断和痛心疾首的姿态。

我对这样的沮丧和姿态总是心存疑义。如果“人类的”这个词,只是一部分人对于另一部分人当然的忽视和“代表”;如果“全球化”的进程,只是一部分人对于另一部分人当然的剥夺和“教化”,又让我们到哪儿去找那个“共同”的大师?在我看来,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和鲁迅、沈从文、老舍,都是语言大师,都是各自语言的杰出代表。因为他们代表着各自,才因此而共同丰富了人类。尽管二十世纪对于中国人是一个一进三退、艰难曲折的世纪,但是,历史的无理性,并不等同于生命的无价值。一个弱势文化中的人,他的生命体验并非也一定就是弱势的。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却很难改变一些人骨子里已经接受了“教化”。为此,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人都不愿意相信眼前的奇迹。

收在北岳文艺出版社这套丛书里的作品,精选了十五位作家的八部中短篇小说集和八部长篇小说,都是新时期以来的名篇名作,都是作家们的代表作。对这些早有定评的作家和作品,毋庸我再多置一词。阅读他们,就是阅读“新时期”的千变万化、林林总总。所谓“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隔着百年的沧桑和悲怆,你可以分明看到,新时期文学与新文化运动,在世纪的两端遥相呼应。日积月累的写作,转眼而成为日积月累的历史。新时期,转眼而成为上一个世纪曾经有过的经历。对于文学,时间的淘洗胜过所有的众说纷纭。我们把这些佳作选编成书,不止是因为它们已经经历了时间的检验,更是希望把它们继续放进时间和读者的视线之中。我们有这个文学的自信。我们更有这个生命的自信。

辛巳年二月初一

西元 2001. 1. 23 于太原

自序

□ 成 一

收入本书的，是七部中篇小说。相似之处大致是：写于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前期；写时还算用功；篇幅亦不太长，在两万至四万字之间；发表后大多未再收编印行过。

前面的四部，是一气写出的一组。在立意、笔法、语感上，都相近。有几个次要人物，如以“我”之人称出现的“老客”，穿插各部，起了一点“链接”作用。每篇的背景，也都是将 90 年代与六七十年代，作了“链接”。就笔者本意，没有一点怀旧的意思。倒是因阅历渐多，冷静回望时，常常发现那些自以为拥有的经历，原来并未拥有。许多辛苦解过的方程式，其实并没有解开；一些当初以为简单、易解的题目，竟是无解的。当然，这也不值得很惊讶，因为这就叫阅历吧。只因是一些真切体验，便写了出来。那时，流行思潮还像流行时装一样，追新逐异。但笔者也有了觉悟：时髦已遮不住自家满脸沧桑。该怎样，就怎样吧，虽清静，也轻松。

新时期以来，外来新思潮，给了笔者多少点悟、断喝，有了多少次开窍、开光之感。但阅历多了，还是渐渐感到了它的隔膜，用电脑语汇说，毕竟格式不同，难以兼容。而且是，人家在设置格式时，并没有预想要兼容我们。阅历这个东西，也许太可怕，但它无法卸

去。

后面的两部,算是历史题材吧。因为其实也不很“历史”,更不是正史。笔者留意明清时代的山西商人,是从1986年开始的。那时的神州大地,商风还未兴。令笔者惊异的是,在民间被神化了的晋商,在山西省志以及它的发祥地太原、祁县、平遥、太谷等州县的地方志中,竟然没有一字提到!寻了许多相关的文人笔记野史,也几乎不着痕迹!在一百年前,商家还挤不进中国的正史,就是到了改革开放前的70年代,商也依然离异端最近。而到90年代,忽然就举国崇商,无人不言商。真是沧海桑田,你不长阅历也难。

这两部中篇,是写晋商的试笔。素材是有据的,只是忽然改了笔法,用旧白话加现代口语,全避开欧化语气,有些生涩。好在故事还没人讲过。

中间一部《千山》,有些特别。原本想贴近现实,好意提醒时人:不要以传统方式,去走现代化之路。不料写时竟深陷进去,成了一篇今人的原野体验。

取“千山”做书名,并不是自认这篇最好,只是觉着“千山”一词很适宜冠名。说白了,只是凭感觉。牵强比附一句:经过千山,也该是不薄的一份阅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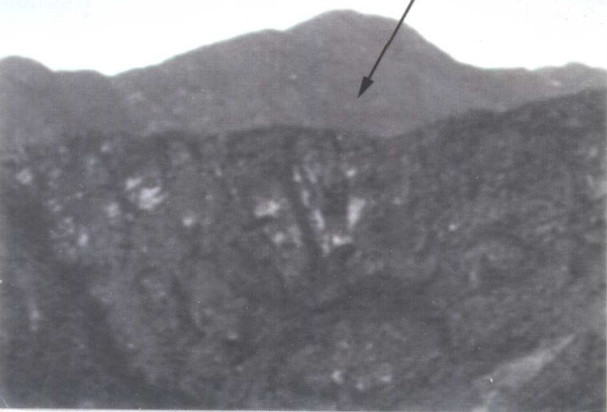
因正值世纪交替,就多提了几句阅历,不过是借题作文,并没有深意。

2000年12月底



成一，1943年生，河南济源市人，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院院长。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远天远地》，中篇小说《千山》、长篇小说《游戏》、《真迹》等，曾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及京、津、晋等省市文学奖多项。

作者
简介



责任编辑：吕晓东

责任校对：刘卫红

封面设计：吴颖辉

环扉设计：沐雨人

内文设计：逮彩华

美术编辑：任丽凤

丛书策划：李建华

项目负责：古卫宏 刘树民

李建华 杨济东

贾晋仁 郭红兵

印装监制：李建华

目 录

自 序 / 1

悬挂滑翔 / 1

历史试点 / 41

麦子画家 / 81

矿泉溪水 / 115

千 山 / 152

商家笑史 / 199

惊人之举 / 241

附录：成一的千山 / 鲁枢元 / 262

□ 悬挂滑翔

悬挂滑翔,最初是在老若的一本外国画报上看到的,滑翔机五颜六色,十分鲜艳的色彩,飘飞在蓝色的天空上。至今还记得那天空蓝得叫人惊叹。

1

当时老沫说,天空怎么会那么蓝?记不得是谁说,那是因为画报的纸好,印刷技术也好。还有人说,摄影的设备和技术也好。说这话的,也记不得是谁了。老沫坚持说,毕竟是天空蓝得惊人。

当时我赞同老沫的观点,认为首先有蓝得惊人的天空,然后才有蓝得惊人的照片和蓝得惊人的画报。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

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很难看到外国画报,更不用说是在我们那个古老的流浪地了。老若是北航的,他说他的专业是飞机外形设计。不过,他当时正在失恋,很少谈他的专业,也很少谈当时的形势,当时的流放生活。也不谈唯物主义。但他带来了那本外国画报,这本画报上有悬挂滑翔的照片。

老亚说,他也记得有这样一回事,那时老若有一本外国画报,画报上的确有悬挂滑翔的照片。他说,那像大鸟一样的色彩鲜艳的

器材，应该叫滑翔器，不能叫滑翔机。

我说，你这样内行，为什么不赞助一下老沫？

他说，现在的赞助就像病毒一样可怕。

我说，老沫不是病毒吧。

他说，当然。不过，老沫可能是要我们替他宣传一下，他滑翔已经成功，似乎还创造了什么纪录。老客，你应该写篇文章。

我说，当然我可以写。

他说，省体委，你认识人吗？

我说，我认识一位处长，处长说，目前我国还没有开设这个项目。这是一个空白。

他说，是空白才好。填补空白，才有意义，才有宣传价值。

我说，填补空白得有人承认，有人支持，也就是说得有人允许。

2 他说，所以你认识体委的处长不行，得认识体委的主任，起码得是管事的副主任。那里的处长，我也认识几个。

我说，那最好是认识主管体育的副省长。

他说，在我们那批人中，好像没有当副省长的吧？

问，你有没有希望？

他说，好像希望不大，年龄优势已经没有了。

我想也是。他在这个厂长的位置上，停留得太久了。这里不是那种能够把他发射到省级轨道上去运行的大型企业，送他升到厅局级恐怕也希望不大。不过，他的厂子经济效益一直不错，听说老亚现在也很有钱了。

我从来没有找他拉过赞助。

我联想到，老沫现在飞上蓝天去作悬挂滑翔，恐怕也没有年龄优势了。

我们那批人，年龄都差不多。当时，最大的二十六岁，最小的二十二岁，二十四岁属猴的最多。那时，大学多为五年制。我们从大一到六，都有。好像也是大三的最多，永远逃不出中间大，两头小的

客观规律似的。

当时,我们都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所以,大家很快就以老字辈互称。记不得是谁的动议了,他或者她说,我们这个老字辈的尊称,应该同自己的姓名脱离关系。“老”字打头,后面自己再加一个你满意的字。

我说,最好找一个一般人不常用、但又不生僻的字,就像翻译外国人名时所使用的那种字,没有什么明确的意义。

我想,主要是我的这个动议,激发了大家的兴趣。为自己寻找一个没有意义的字,与“老”相加,成为自己的新尊称,谁都觉得很有意思。那时,我们的心理都向革命倾斜,谁也怕同外国沾边。所以,我们绝对不是想为自己起一个外国式的名字,有前面那个“老”字管着,后面这个字再外国化,也仍然是中国化的。

后来,有人说我们是对被称为老九不满,才这样改名的。我们说,这真是惊人的误解,我们不过是想脱胎换骨。

老沫说,他觉得叫老九,也不错,老九在《智取威虎山》中是第一号人物。

我说,你真没有幽默感,这是早被人们说烂了的幽默了。

3

他说,你有什么新幽默。

我当时说,九在中国的数字中,是至大之数,皇帝被称做九五之尊。

他说,仍然是第一号人物。

他说他就用这个“九”字了,只是把“九”改为“久”。

我当时说,你太没有想像力了。他们既把老九当做老末,你为什么还不叫老末呢,反其意,明白吗?

他说,那就叫我老末好了。

我当时说,老末还是有明显的意义,给“末”加点水分吧,叫老沫,如何?

老沫当时说很好。

后来,我们这批人几乎都相继走出了那个流浪地了,只有老沫至今还留在那里。我一直感到,他走不出那个流浪地,是不是与我

当年给他起的这个名字有关？

所以，我一听说他悬挂滑翔着飞上了蓝天，真是高兴极了。他虽然是老末，但却是真正飞出了那个地方，而先于他的我们，不过是走出来，以至是爬出来的。所以，我想尽自己的全力，帮助他飞出来。

我忽然发现，老沫已经没有年龄优势了。我们这种年龄，连升官都失去了优势，飞上蓝天去填补悬挂滑翔的空白，的确有困难了。即使已经试飞成功，以后也只能做教练之类，不知老沫现在的体格怎么样。

老沫是学外文的，可惜当年学的是俄语。他说他在大学是校队的主力，足球队。左右腿各骨折过一次，都打了石膏，躺了几个月。

4 老亚当年挑中了那个“亚”字，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是不是参照了亚历山大之类？他不作解释，只说，从此叫我老亚好了。我说，这个“亚”字有比较明显的意义。他说，没关系，他喜欢这个字。

老若选中了“若”字，也没有人明白是为什么。他那时正失恋，什么也不愿意多说。我们曾经猜测，他正失恋，可能取其怅然若失的意思？但立刻有人说，他是已经失去了，根本不存在什么若失不若失。总之是真正没有什么明显的意义。

老诺所选的这个“诺”，也不知是什么含义。她是不是想同失恋的老若建立一种交谈的关系？后来证明，根本没有出现这种事。她在我们那批人中，当时可以说最漂亮的一位女士，可惜她当时并没有失恋。

老茨，老迪，老弗，老丽，是其他几位女士给自己脱胎换骨后重新选定的芳名。她们也都没有什么想像力，我当时觉得。尤其是对老丽这个芳名，觉得最没有水平了，意义太明显，又太像女性的称呼。老丽说，“老”是对“丽”的否定，起码是有力的贬低，所以“老”加“丽”是一种很不平凡的组合。后来我觉得她说的很有道理。

后来，老丽曾经当过两届女县长，当然是副县长。我见过一次，正像那种带流行色彩的女强人，没有多少女性的意味了。我记得她

是天津纺织学院毕业的。

我们男同胞中,还有叫老克的,老特的,等等,我叫老客。我这个尊称也没有什么水平,当时我只是想,我不刻意挑选,完全放松了思维,跳出来的第一个字,不管什么,就是它了。于是,就跳出一个“客”字来。

我至今不知道这是什么意味。

我是学中文的,在当时我们那批人中,可能是最无所谓的专业,幸亏我的母校是那种叫人听一次就能留下深刻印象的大学,所以那时没有人敢鄙视我。现在,那深刻的印象已经差不多被我磨平了,只剩下了无所谓的一切。

我连老沫也不如,从来没有梦想过悬挂滑翔,飞上蓝天。

飞上蓝天一定很有诗意,但我没有梦想过。我学过怎么读诗,注诗,评诗,也写过几首诗,没有追求过自己飞上蓝天这种真正的诗意。

当你飞上蓝天,做悬挂滑翔之时,俯视大地,会多么富有诗意。

5

老若说,你得全神贯注,追踪上升气流。

我说,难道不能俯视大地,享受诗意?

老若说,你得全神贯注地操纵滑翔机。

我记得当年老若是说滑翔机,而不是说什么滑翔器。

老诺说,那一定得非常勇敢。

老丽说,不是勇敢的人,他不会喜欢飞机。

老亚说,那不叫飞机。

老若说,悬挂滑翔,全靠你移动身体的重心来控制滑翔机,上升,下降,左右转。

我说,操纵自如之后,就可以俯视大地,享受诗意了。滑翔机比飞机飞得低,更飞得缓慢,很有种悠然自得的样子,非常适宜从蓝天的角度来欣赏大地的诗意。

老若说,气流变化莫测。

老诺说,那是勇敢者的游戏。

老亚说,那不叫游戏,叫运动,是一种运动。

是游戏,还是运动,我记得当时争论了很久。没有定论,各人都坚持自己最初的观点。其实,我们谁也不怎么懂得悬挂滑翔。当时,可能只有老若懂得,他是北航毕业的,但他没有参加我们的争论,我们争论起来之后,他就默然走了,显然还很伤心。他正失恋。

我记得,当时老沫也没有参加争论,仿佛不怎么感兴趣似的。那时他好像只对蓝天感兴趣,可能说过当时当地的蓝天不够蓝这类话。

在劳动之余,他喜欢下棋,是中国象棋。

那时,我们是在一个水库工地劳动。劳动的项目很简单,从取土场开掘了黄土,装上平板车,拉到正在修筑的水库大坝上。那个水库并不大,而且就选在黄土沟壑之间,从取土场到大坝并不远。当时,体力劳动对于我们那批人,已经不再构成威胁。从很小开始,我们就不断接受劳动的洗礼了。

尤其比较幸福的,是水库指挥部的同志们,对我们相当欢迎,不是那种出于政治任务式的欢迎,后来证明是一种真诚的欢迎。他们还从来没有指挥过这么多的大学生,他们说你们是正尔八经的大学生。他们后来说,他们这个地方从来还没有给分配过这么多的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后来这个水库工地一直没有形成那种对我们进行强制改造的高压气候,我们改造得比较自由。

可能因为当时比较自由,所以我们才过多地讨论了悬挂滑翔的问题。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个水库工地正好背靠着马投崖。

马投崖像一道笔立的屏障,阻挡着从蒙古吹来的风沙和从西伯利亚袭来的寒流,庇护着它脚下的那一块平原。这块平原据说是一个很古老的灌区,老乡称它为十八村水地。

老特是学水利的,他说这块平原应该是阳武河的冲积平原。他

还说,这条阳武河很独特,流径很短,流量却不小,而且流量常年稳定。它的源头是阳武峡谷中平地而涌的泉水。我们所修的水库,就是想蓄存这河水。

这里传说很多。后来我才明白了,哪里都一样:传说很多。

我们第一次听说背后那道笔立的山脉叫做马投崖时,都以为它叫做马头崖。

我们问,那山崖有哪里像马头?

无论是水库指挥部的成员,还是工地上的民工,听了我们的这种询问,都回报一种很特别的笑给你。

他们都说,马投崖是当年秦始皇的大太子扶苏,被胡亥赐死时,策马跳崖牺牲的地方。他们说,当时大将军蒙恬说好要陪太子扶苏一起策马投崖,但太子投崖后,他没有陪了走。他们有人说,蒙恬在生死关头不够忠主。有人说,蒙恬没有跳崖而死,是想留下来为大太子报仇。

那后来报仇了吗?

没有报成,不能证明不想报仇。

是不想死吧?

你以为蒙恬像你呢,人家是什么人物,大将军会怕死?

你才怕死!

你才怕死!

我们没有参加他们的争论,当时主要是民工们在争论,此外只有一个指挥部的成员参加了。他是为蒙大将军辩护派。

不过,马投崖的这个来历,当时使我们不少人忽然觉得,头上的蓝天蓝得也可以。

我兴奋了几天,才慢慢想起来,在《史记》中,扶苏好像不是牺牲在这个地方。当时不可能找来《史记》核实,我只是在我们那批人中间提出了我的疑问。

我们也展开了争论,关于马投崖传说的真伪。

老若仍然没有参加争论,他说,马投崖很适宜做悬挂滑翔的场地,或者起飞地。他说,笔立的悬崖,面对着平原,很难得的地形,在